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##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陣擒師尚義 出夏邑法敗偽神師

詞曰：馬踏平沙，將軍銜命，鎮靜無？。打破孤城，斬殺巨寇，兩判殘花。兵威遠近驚訝，那女尼神遊鬼查；一遇通元，智窮力竭，遠遁煙霞。

——右調《柳梢青》

且說師尚詔據住了歸德，又得了四縣；他也知道收買人心，開倉賑濟，並恤被兵火之家，四縣亦如此行事。自己號為雄勇大元帥；有口數個知心將佐，俱號為小元帥；其餘一二百賊將，俱號為將軍。妻蔣金花號為妙法夫人，秦尼姑號為神師；他族中群賊，各有名號。凡攻城掠地，戰守接應之策，係這尼姑提調。

師尚詔久有取開封之意，聽得胡軍門初八日起兵，只得料理迎敵。後又聽得停軍睢州，調兩鎮人馬，四五天不見動靜，遂遣諸賊將旁取夏邑等縣。一日，笑向諸賊將道：「軍門胡宗憲無謀無膽，今駐軍睢州，不過掩飾地方官和百姓耳目，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。我意欲分兵三路：一軍趨開封東北，聲言取考城，絆住胡軍門人馬；一軍趨開封之南，傍掠州縣，牽住各處救兵；我領諸將鼓行而西，直取開封。量胡軍門庸才，斷不敢回軍救應；即或敢來，分兵御之，亦未嘗不可。直要諸將竭力用命，攻破開封，傳檄諸郡，全省可得矣！爾等以為何如？」偽神師秦尼道：「此計尚非萬全。胡軍門調兩鎮人馬，早晚即到；我若能一朝而下開封。猶可並歸德之力，敵三處人馬，勝有八九。若屯兵於堅城之下，兩鎮救軍齊至，攻我左右，胡宗憲殺回，阻我歸路，開封曹巡撫發人馬攻我之先，是我四面受敵，反為不美。況歸德去開封三百餘里，一時不能接濟，軍兵一敗，人心動搖，歸德亦不守矣。為今之計，速差精細人探聽兩路軍強弱，領兵主將才勇如何，然後相機而動，可戰則戰，可守則守；再傳諭西面連營八處主將，晝夜防備攻擊。胡軍門既係膽怯之人，兩鎮定不服他調度；日久又恐朝廷罪責，勢必各軍其軍。某等可選集諸將，敗其一路，則三路官軍俱皆瓦解矣！此慎重之策也。」師尚詔道：「神師所見甚是明透。我只愁朝廷另換軍門，則費手耳！」隨差人分路打探官兵動靜。

再說林岱領了三千人馬，桂芳又派了守備兩員相幫。於冰充做總兵府幕客，改為武職衣中打扮，也隨在林岱軍中；卷旗息鼓，晝夜潛行，到了永城地界。鎮守永城主將係師尚詔之弟尚義，又有族兄師德，還有三個賊將軍，一叫鄒炎，一叫餘鑄，一叫王之名，俱皆勇敢善戰，而鄒炎更是超眾，其武勇與師尚詔一般。諸賊將家口寄頓永城，全仗此人保守。這日探子飛報入城，言有三四千官兵，打著懷慶總兵旗號，離此不過數里。師尚義聽了，隨即點起一千賊眾，同鄒炎大開城門迎敵。少刻，見一枝人馬飛奔前來，門旗開處，一將當先。但見：

虎頭燕頤，猿臂熊腰。腕懸竹節鋼鞭，鞭打處千軍潰散；手提豹尾畫戟，戟到處萬夫辟易。聲似震雷，有斬將擐旗之勢；眸如擊電，擅投石超乘之能。身披爛銀甲冑，坐跨踢雪烏雅，成都稱為宦家子，中州號作冠軍侯。

師尚義將人馬擺開出陣。林岱也不容話，提戟就刺，尚義即忙架隔，只三合，尚義敗走。鄒炎大叫道：「初次交鋒，安可失了銳氣！」倒提大刀，飛馬來迎。林岱見賊將身軀長大，相貌兇惡，知是一員勇將；提戟刺去，兩將鏖戰有四餘合，林岱不歸本陣，撥馬往北而去。鄒炎趕來，林岱翻身一箭，正中鄒炎左臂，倒下馬來，尚義率兵救起了鄒炎，林岱殺回城內。餘鑄領出二千賊兵助戰。這邊兩個守備，亦率眾相殺。林岱一枝戟，一條鞭，馬到之處，無不披靡。尚義見林岱凶勇，領兵敗入城去。林岱也不攻打，聽於冰吩咐，於口里以外安營。

師尚義等人入城，鄒炎咬牙切齒，誓報一箭之仇。餘鑄道：「懷慶領兵主將，甚是勇猛難敵，看來不如智取。今他已戰勝，晚間必不準備，依我主見，止留五百人守城，其餘人馬，盡數帶領，我同元帥於二更時劫營，每人以白布包頭，以便夜戰相識，殺他個片甲無存，與鄒將軍雪恨！」鄒炎大喜，道：「此計最妙！我臂上也算不得重傷，大家同去為是。」師尚義依了餘鑄的議論，請師德同王之名守城，約定二鼓後起身。且說於冰向林岱道：「此時天色漸晚，可吩咐將士不必卸甲，速刻飽食，聽候將令。」少刻，逐電暗報。於冰笑道：「不出吾之所料也。」隨向林岱耳邊說了幾句，起更時候，請兩守備各帶人馬五百，在營盤兩邊埋伏。賊眾劫了空營，必要急回，二位可放起號炮，速領人馬追殺。」兩守備遵令去了。於冰同林岱領二千軍士，暗暗的埋伏在水城東北五里之外，又著軍士以白布包頭，臨期自有將令。二鼓以後，師尚義等領賊眾五千餘人，至林岱營前吶喊殺入，見是空營，喝令眾賊速退，號炮一響，兩守備帶兵殺來。於冰聽得號炮震響，知賊眾入營，吩咐二千軍士，假裝賊眾敗回之樣，到城下亂喊開門。師德同眾賊見城外人馬俱頭包白布，知是自己的軍眾，約料是敗了回來，連忙開放城門，林岱率軍殺入。止有五百強壯賊眾，餘俱是老弱家屬，頃刻斬斬殆盡。於冰道：「賊眾劫了空營，少刻便回，誠恐二守備兵少，林兄可領一半人馬迎殺上去，我在城中率眾搜拿叛黨家屬。」林岱分兵出沒半里遠，遙見眾賊飛奔而來。林岱率眾迎殺，後面二守備又到，兩下夾攻，賊眾只顧逃命。師尚義走脫，帶賊兵叫門，於冰又放出五六百兵開門便示，尚義大驚，招呼餘鑄道：「巢穴破矣！你我速奔夏邑。」此時鄒炎因筋傷痛甚，不能力戰，已死在亂軍中。林岱同二守備追殺數里，分一半兵，令二人趕去，自己回永城料理。眾賊跑到天明，只見一枝人馬從西南來，為首一員老將，帶領著許多將佐，喊一聲，將眾賊圍住。眾賊俱係筋疲力竭之人，那裡當得起生力軍剿戮？隨後二守備又到，殺死者一千餘人。共五千賊眾，沿途跑散，並帶傷死亡者又一千餘人；其二千餘人都跪下哀呼乞命，情願投降，殺賊贖罪。桂芳准其投降，活捉師尚義，斬了餘鑄，合兵入永城。於冰迎著，說道：「令公郎已成大功，各賊家屬俱皆拿下。冷某還有懇求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桂芳道：「我父子俱係老長兄提攜，若有吩咐，無不如命！」於冰道：「賊眾家屬，除師尚詔同族以及親戚，聽候軍門、巡撫發落外，其餘從賊家屬婦女，盡行釋放；男子未過六歲，老人已過六歲者，俱准為民，精壯者未敢輕縱，理合監候，俟事體平定，任官吏審訊，分別辦理；若有逃脫，再投逆黨者。拿獲立即正法，大人以為何如？」桂芳大笑道：「不但老長兄有此仁慈，即小弟亦何樂於多殺？將來起解他們時，弟還要細細查問，開脫些出去。」於冰作揖道：「如此更見厚德！」又說了得永城始末，並林岱武勇，桂芳欣悅不已。吩咐各將弁飽餐休息，著書吏將陣亡軍士記名，帶傷者養病，次留一千五百懷慶兵守城，就著隨林岱的兩個守備鎮守；又將他二人著實獎譽幾句，自己同林岱、文煒、於冰帶了投降的二千餘賊眾，並本部人馬，攻打夏邑。差官與軍門、巡撫兩處報捷。

再說總兵管翼帶了本部五千人馬，離歸德還有三千里，便下令著軍士嚴裝飽食，又吩咐參將郭翰道：「我領三千人，先率諸將攻其西北一營，你可遠遠差人探聽賊營。若攻殺不破，你可領兵速並力協攻；若賊營已散亂，你可按兵不動，待他別營救兵到來，再領人馬幫助。此養精蓄銳，次第收功之法也。」郭翰領命。管翼帶兵急馳，不數里，遙見八座連營，每營相離各二三里不等。管翼大聲向眾將道：「你們看賊營人馬雖多，率皆烏合之眾，一經交戰，勢必喪膽，斷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。本鎮今日不要命了，你等求功名、叨重賞，就在此刻！可舍性命，隨本鎮去來！」眾軍兵暴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，一個個如流星擊電，飛奔賊營。賊眾雖有探細的人，及至傳報時，兵已到了營門，發聲喊，一湧殺入。眾賊見開封人馬許久無有動靜，他們有何紀律，有何軍法，便日夕飲酒吃肉，硬奪左近村鄉財物東西，以為快樂，那裡還作準備。不意此軍如風雨驟至，只得勉強迎敵，三兩合，俱各棄營望南奔馳。賊營中傳起鼓來，各營俱來救應，反被逃竄敗兵，踏亂了營盤。管總兵奮力趕殺。賊眾見官兵人少，一齊圍裹了來，陡聽得大炮一聲，見一將領兵，如推山倒壁風馳而來，兵勢甚猛，乃參將郭翰也。眾賊一見，各心上慌亂起來。又見來兵也少，復勉強相殺。正戰間，又聽得大炮一聲，見一軍從正西殺來，兩員將官在前，兵丁在後，正是羅齊賢、呂於淳接應人馬，勢同山嶽般壓來。賊眾早已心慌，今又見此軍蹙至，也不知官軍有多少埋伏，有多少接應，誰還肯捨命相殺？便一齊往歸德敗走。三路官兵隨後追趕，離歸德城還有三里餘，管翼因兵少，亦不敢直逼城下，就在正西安營，遣官睢州報捷，請軍門合兵攻城。

且說敗兵跑入歸德城內，師尚詔問明原由，大怒道：「八營二萬餘人，連六七千官兵都戰不過，還想攻打開封，真是可笑可恨

之事！」偽神師秦尼道：「管總兵人馬遠來，又經戰鬥，可速遣兵破其營壘，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。若此兵容其過夜，則明早開封人馬俱集城下矣！」尚詔道：「神師所言，正合吾意。」卻待遣將發兵，只見探子報道：「懷慶總兵林桂芳，遣子林岱攻奪了永城，已提兵攻打夏邑去了。」尚詔大驚道：「永城本帥兄弟親戚並各將妻兒在內，此一殘破，斷難瓦全，不可不遣將爭取。」諸將聽得失了永城，一個個心膽俱碎，都磨拳擦掌，亂嚷的要去奪永城。少刻，又報：「寧陵已被開封兵攻破！」隨即又報：「虞城被河陽總兵遣將攻打，鎮將帥眾投降；夏邑又被懷慶總兵攻陷！」尚詔捶胸大叫道：「數年心血，半月辛勤，一朝盡喪矣！」秦尼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元帥不必過憂；不是貧僧誇口，管保已失州縣，指日復得！若為永城有元帥並諸將的家屬在內，貧僧此刻領一千人馬，手到奪回，以安大眾之心。目今止存歸德一城，可速傳令著城外諸將，拔營入城，且不必與官兵對敵，只教他們預備守城之具，並鳥銃火炮各項；各門派將分守，準備官兵攻城。主帥亦不必戰，待貧僧奪了永城回來，再商妙策。」說罷，急急領兵去了。師尚詔隨將城外諸賊，調回守城。

且說林桂芳攻拔了夏邑，斬了鎮城賊將，留兵把守，領人馬往歸德進發，攻打虞城的將佐，亦來合兵，又帶來沿河守汛許多投降賊眾。忙差官去睢州報捷，請軍門同巡撫會剿。胡宗憲連接捷報，正在愧悔之間，曹邦輔來至營中，笑說道：「諸將成功，皆朝廷洪福，大人威德所致；刻下賊眾止有歸德一城，四面無援，指顧即可盡殲丑類。大人可速起軍馬，小弟同去收功走遭。」宗憲羞憤道：「此原是大家合謀而行，不意伊等竟能僥倖，到底還是諸將之功居多。起兵攻圍的話，尚須緩商。」曹邦輔道：「大人之言差矣！昔漢高論諸將功，以蕭何為功人，請將為功狗，蓋以追逐狡兔者狗也，而發縱指示者人也。今日諸將之功，皆大人發縱指示之力，朝廷將來論功行賞，大人自應首推；天下安有大元戎披堅執銳，與士卒拼命行陣間的道理。」宗憲聽了這幾句話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大人見解，實足開我茅塞。」他不用邦輔催促，隨臥下令：著各營此刻俱起，限本日定到歸德門下。且說於冰正與桂芳行走中間，超塵在耳邊暗報道：「適才秦尼領兵一千，奪取永城去了。」於冰想道：「我聞此尼精通法術，二守備如何是他敵手？」忙向林岱道：「你可速帶一千人馬，同我速赴永城。」桂芳欲問原委，於冰道：「回來自然明白，大人只管先行一步，去歸德城下安營。」說罷，同林岱領兵，走有三四餘里，見一隊人馬在前。林岱大喝道：「叛賊那裡走？」秦尼見有官兵趕來，用劍虛向地下一畫，頃刻竟成數里長一道深溝，軍士驚喊起來。於冰看見，也用劍向溝上一畫，即成平地。秦尼見破了他的法術，將人馬攏開，瞧見官軍隊里門旗下有一將，身高體壯，貌若靈官，提方天戟，騎烏騾馬，威風殺氣，冠絕一時。秦尼看見，大驚道：「我見師尚詔相貌，以為真正英雄；此人儀表，較師尚詔又大方幾倍，足征我眼界小，識人未多。」笑問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林岱將秦尼一看，但見：

面如滿月，頭無寸毛，目朗眉疏，微帶女娘韻致；神雄氣烈，不減男子魁梧。棄錫杖而掛霜鋒，權學曼陀之化相；騎白馬而誦符咒，非比阿難之法輪。請他做群賊師傅，有餘，有餘；算伊為佛門弟子，不足，不足。

林岱道：「我乃懷慶總兵之子林岱是也。妖尼何名？」秦尼道：「我師元帥殿下秦神師也。日前攻破永城，就是你麼？」林岱道：「是我。」秦尼道：「你氣宇超群，將來定有大福，快回去換幾個薄命的來！」林岱大笑道：「這妖婦滿口胡說！」提戟飛刺，秦尼用劍相還。只兩合，秦尼敗走，取一塊黃絹兒，向林岱擲來。須臾，變為數丈銅牆，將林岱圍住。秦尼正欲擒拿，於冰出了陣門，將劍向銅牆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劍尖上飛去一縷青煙，煙到處，將銅牆燒為灰燼。秦尼見此法又破，急向對陣一看，瞧見於冰，但見：

儒巾素服，布履絲絛。目聚江山秀氣，心藏天地元機。神同秋水澄清，知係洗髓伐毛之力；面若春霞燦爛，多由息胎辟谷之功。煮水燒鉛，掃盡壺中氤氳；懸壺種藥，救徹人世癡頑。真是劍尖指處乾坤暗，丹篆書時神鬼號。

秦尼看罷於冰，大為驚異，道：「此蓬島真仙也！何故在塵世上煩擾？」隨向於冰打稽首道：「先生請了！」於冰亦舉手還禮。秦尼道：「先生何名？」於冰道：「無姓名。」秦尼道：「豈有無名姓之人？不肯說也罷了。適才先生破吾兩法，足見通元。我還有一小法請教！」於冰道：「只管盡力施為！」秦尼用劍書符望空一指，少刻狂風驟起，飛來房大一石，向於冰打來。於冰微笑，從離地吸氣一口，用力向大石一吹，此石化為細粉，飄飄拂拂，與雪花相似，頃刻消滅。兩鎮軍兵俱無心鬥戰，一個個眉歡眼笑，看二人鬥法。秦尼又用一分身之法，將頂門一拍，出數道黑氣，黑氣凝結，現為幾個秦尼，各仗劍來戰於冰。於冰將兩手齊開，向眾秦尼一照，霹靂一聲，幾個秦尼化為烏有。秦尼向懷中取出五寸長一草龍，往地下一丟，立變為三丈餘長一條青龍，秦尼下馬騰身跨上，道：「我要到一地方去公幹，亦無暇與你作戲。」用手在龍項上一拍，那龍便口張爪舞，四足頓起風雲，將秦尼架在空中，在正東去了。於冰大笑道：「妖尼計窮，必去永城作祟！」向林岱道：「你可領人馬回營，著實吩咐諸軍：有人敢露我鬥法一字者，定行斬首！」說罷，從馬上一躍，只見煙雲繚繞，亦飛向正東而去。兩陣軍士看得目亂神癡。林岱催馬向眾賊大喝道：「爾等還是要生要死？」眾賊兵倒戈棄甲，跪在地下，道：「小的們皆朝廷良民，誤為妖人誘引，今願投降，永無異志！」林岱道：「爾等既願投降，我何樂多為屠戮，可隨我回營聽令。」眾賊齊聲答應：「願聽將軍指揮。」林岱將兩路人馬帶回，桂芳已在歸德城下安營。林岱入見，與桂芳訴說於冰與秦尼鬥法，並於冰吩咐不准傳揚的話。桂芳與文煒聽了，不由得瞠目咋舌，竟不知為何如人。隨曉諭眾軍：「有人傳言鬥法一字者，立行斬首示眾！」

正是：

雲車風馬時來去，人世軍營暫度春； 今日陣前傳道術，方知老子本猶龍。